

新状态小说： 无路叛逆的物欲青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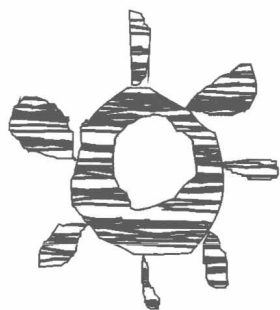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这代人早晚会被遗忘，我们没经历过战争，没经历过重大的历史事件，没人会他妈记得我们！

生活怎么样？

中国文联出版社 » 侯立岩 著



Hou Li yan



生活怎么样？

》》 侯立岩作品 《《

HOW IS
LIFE
TREATING
YOU?



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活怎么样? / 侯立岩著.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9.12

ISBN 978-7-104-03144-4

I. ①生... II. ①侯...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24963 号

责任编辑: 黄艳华

责任印制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出 版 人: 樊国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网 址: www.theatrebook.cn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 话: 010-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58930242 (发行部)

读者服务: 010-58930221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(100097)

印 刷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: 6.5

字 数: 15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2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3144-4

定 价: 19.80 元

版权专有, 违者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HOW IS
LIFE
TREATING
YOU? **目 录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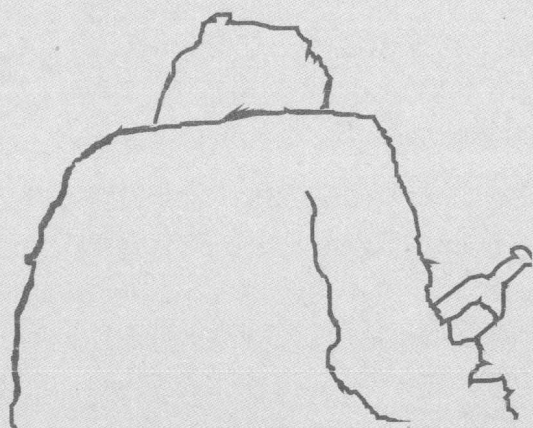
- 1 / 我这一代
113 / 爱情贩子
133 / 我是说客
149 / 冷漠与狂热
161 / 糟糕的十二小时
177 / 好样儿的
193 / 后记
197 / 侯立岩及他的小说《生活怎么样?》

——评小说集《生活怎么样?》

HOW IS
LIFE
TREATING
YOU?



我这一代



我有个故事不知该不该讲，可能是我不知该从何讲起，所以才故弄玄虚地写下这一句。

仔细算来，我有一年没写任何东西了，不是不想写，而是写不出来。这就好比你尿得再远，也有顶风的时候。不过现在我已经摆脱了这种困扰，我坚信我能尿得更远。

故事还是从我的那位朋友吴为讲起比较好，他是我忽然想到的一个人。

如果你生活在北京，或者在北京生活过，就会知道七八月份那种闷热的天气。空气黏稠得一塌糊涂，走起路来都带着阻力。就在这样一个中午，吴为走上天桥，一位怀抱孩子的老妇女迎面走来，将他拦住说：“要……”

吴为绕开她，嘴里嘟哝着说：“我不要盘。”

可还没等他走出几步，老妇女又追了上来：“你听俺说，俺不是卖盘的……”



吴为看了眼手表，皱着眉头想骂她几句，但还是忍住了：“你卖什么我也不要，我他妈还有急事呢。”

“俺看不一定。”老妇女诡谲地笑了一下，凑到吴为耳边说：“俺有枪，你要不？”

“枪？”吴为觉得自己听错了。

老妇女点点头，对过往的行人看了又看，然后才谨慎地撩开衣襟，她的腰间果然别着一把做工精细的手枪。说这东西是杀人工具，倒不如说是一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。

老妇女说：“要不？”

“我要这东西没用，你要真缺钱就赶紧去找其他买主，别跟我这耽误时间了。”

“俺不要钱，白送你。”

“白送我？”

“对，白送你。”

“白送我也不要。”

“那为啥？”

“不为啥，我他妈要这东西没用！”

“都这么说，等到你手里就有用了。”

吴为学着老妇女的口音说：“有啥用？”

“你没啥仇人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社会呢？你觉得社会对你公平不？”

“还凑合，对谁都差不多。”

“那就说说你的生活，你生活过得咋样？”

“还行吧，说得过去。”

老妇女没再往下问，而是朝吴为脚边啐口唾沫，然后掏出枪塞到他手里：“冲俺开枪！”

“这可不行，我和你又没啥过结。”

老妇女又啐了一口，这次险些击中吴为的脚面。

“你不开是不？”老妇女说着，已经夺过枪，顶在了吴为的脑门上：“那俺可开枪了？”

“开吧！”

随着一声枪响，吴为被噩梦惊醒了。如果做此梦的人换成是我，根本就算不了什么，我可有比这更糟糕的“噩梦”。试想一下，对一个丝毫不懂水性的人来说，还有比掉进水里更恐怖的事情吗？也许你已经猜到了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记得小时候，离我家大院不远的地方有个小池塘，那是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玩耍的地方。可谁也不知道倒霉事会在什么时候发生，说白了就是：我掉进去了。见此情形，小伙伴们一呼而散，赶紧跑回家叫我父亲。我在水中拼命挣扎着，嘴里还不停地吐莲花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父亲光着脚跑来了，大有纵身跃入水中之势。就在我看到希望的时候，我父亲的态度却来了一个大转弯。他猛然站住脚，对我呵斥道：“别他妈扑腾了，赶紧站起来！”于是我就站了起来，俯视着与自己腰间平行的水面……这只不过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插曲，要不是为了讲这个故事，



我根本就不想提起。

2

吴为从噩梦中惊醒，身体像是被弹簧弹了起来，这就好比电影里人们做噩梦常有的情节。他晃晃脑袋，确定自己醒了才开始慢吞吞地穿衣服。

天已大亮，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把天边映得一片通红。吴为来到楼下，钻进车棚推他那辆锈迹斑驳的自行车。我也有辆自行车，和吴为的一模一样，都是上海永久牌子的，二六车，不带大梁。当初买的时候花了我三百多大洋，现在骑了一阵可能不值那么多钱了。

吴为就骑着这辆车去了陈晓的住处，然后随便把车扔在一边，锁都不锁。倒不是因为破车不值钱，而是已经没有这么不开眼的贼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要是有人想偷你的车，锁是锁不住的。

吴为扔下车，刚点着烟，陈晓就从楼道里走了出来：“你怎么又来晚了？”

“有点事给耽误了。”

“放屁！”陈晓抢过他的烟扔在地上说：“又睡过头了吧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吴为敷衍一句，从地上捡起烟头抽了几口，这才舍得扔掉。说来也怪，他忽然想起了那位大名鼎鼎的王二所说的名句：女人就像海洛因，染上就扔不掉。而陈晓正属于这种女人。

楼道里，陈晓拿出钥匙开门。

吴为在一边看着说：“我这是不是就算入赘了？”

“少废话啊你。”陈晓一把将他推了进去。

吴为来到卧室，倒在床上。陈晓走进来说：“让你躺了么。”

于是他就坐起来，拉着她的手说：“这几天想我没有？”

“别臭美了，我才懒得想你呢。”说话间，已经十一点了。

陈晓说：“你饿不饿，我给你做点吃的。”

“不想吃。”

“那咱俩喝点酒吧。”

“我喝多了情绪容易冲动，只要你不怕就行。”

其实吴为很愿意和陈晓喝酒，因为酒后可以顺理成章的办坏事。每次当他高潮过后，陈晓都会疼得呲牙咧嘴，这时他就会摆出一副流氓嘴脸说：“我才喝多啦！”

酒醉（我觉得这个词与醉酒有区别）的感觉真好。



吴为晃晃悠悠地坐到床上，搂着陈晓的肩膀靠在一起。陈晓脸上泛着红晕，媚笑着将手在吴为胸口上摸来摸去，一边摸还一边说：“小哥儿，好大的胸肌呀。”

“是么，没你的大吧？”

“去你的，别讨厌啊你。”陈晓掐了吴为胸脯一把，顺着他的小腹摸了下去。

吴为猛地打个冷颤，感到浑身上下一片酥麻，连头发都竖起来了。人在激动的时候很容易不能自己，兴奋得像个没头苍蝇。吴为就是这种人，他哪里还顾得上像日本色情电影里那些无聊而冗长的事前调情？都去他妈的吧！去他妈的调情！去他妈的电动跳蚤！这时候，陈晓已经被扒光了。吴为按着她的乳房说：“小妞儿，你是我的啦！”

可就在那微妙的瞬间即将来临之际，却传来了敲门声。吴为高呼一声操你妈！陈晓爬起来说：“你小声点，我去看看。”

陈晓穿上衣服，趿着拖鞋去开门。原来是戴着红袖箍的居委会老大妈站在门口，手里还捏着半截烟头。

“那小伙子呢？”老大妈说：“我找他半天了。”

陈晓还没来得及搭话，吴为就把脑袋从卧室里探了出来：“您找我？”

“对，就是你！”老大妈举着烟头说：“是不是你扔的？”

“是我扔的，真麻烦您了，还给送家来了。”

“你小子少跟我贫，下回再让我看见饶不了你——对了，居委会正发避孕套呢，你俩别忘了去领几个。”老大妈把烟头递给陈晓，转身走了。

陈晓关上门，回到卧室里说：“傻瓜，咱们继续吧。”

“不用了，早就蔫了。”



吴为告别陈晓回到家，把开门的钥匙忘在了锁孔里。他走进卧室，关上门。从兜里掏出烟来点上一根，没抽几口，便隐约听到客厅里有窸窣的脚步声。吴为站起来，竖着耳朵趴在门上仔细听了听，随后把烟叼在嘴里，轻手轻脚地打开衣柜，从里面拎出一把高仿真AK47半自动步枪，“啪”的一声搂上了枪栓。

AK47在欧洲乃至中东地区可谓家喻户晓，卡拉什尼科夫老先生更是世人皆知。不过这位造枪老人生活并不富裕，据说最近不是忙着卖雨伞就是卖酒。为生计奔波先不说，还因长年试枪使听力大为受损。尽管如此，老人还是说自己晚上睡得很好，并没有为造了杀人武器而后悔。“要怪就怪纳粹，是他们挑起了战争，让我成为一名造枪师。”看来电影巨匠伍迪·艾伦所说是的：如果每个人都能有些幽默感，那么我们



的生活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糟糕。

顺便说一下，有资料记载：AK47 中的 A 是自动的意思，K 是卡氏姓名的缩写，47 代表了面世的年份 1947 年。吴为的这把枪与真枪的比例为 1:1，重量也接近相似，子弹用的是钢珠，火力极为凶猛。每逢天气不错的时候，吴为就会扛着这把枪出去打鸟。

客厅里，有个年轻人名叫宋渊。他走到茶几前，拿起一罐打开的啤酒送到嘴边。突然一颗子弹朝他飞来，击中了易拉罐，从弹孔里喷出的啤酒就像小孩的吧把放开了水闸——如果说宋渊这会儿不害怕肯定是假的，但毕竟人在惊恐中的反应不一样——他哆哆嗦嗦地放下啤酒，举起双手转过身来，那杆洋枪一直对着他的脑袋。吴为眯着眼，给宋渊造成一种假象，还以为他眼神不好呢，所以刚才那枪没打准。

吴为把熏眼的烟屁吐到地上，眼睛也就睁大了，说：“干他妈什么的？”

宋渊苦笑着摇摇头，一时没想起来说什么。

“你个杂种不说话是吧？那好，我说。给你三个选择：一，我现在扣动扳机，给你的小脑袋钻个孔，看看你是怎么想的——我估计你不会选择这个。二，我把枪放下，你能看见我的肌肉吗？能看见吗？操你妈，说话！”

“能……能看见……”

“好，你介意我揍你吗？然后再叫警察？”

“我觉得……”宋渊咽了口唾沫，他觉得嗓子发干：“能说说第三个么？”

“操你妈的！还学会谈判了是不是！”吴为吼叫着扣动扳机，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了过去，刚好打中一只养满孔雀鱼的鱼缸。就在鱼缸爆裂的瞬间，一群小孔雀跃到空中，片刻停留之后便通通落在地上摔死了。

当时宋渊就像女人一样躺在地上尖叫着，他以为自己被击中啦。吴为走过去踢了他一脚，说：“别装孙子了，起来吧，我没打中你。”

宋渊这才爬起来，摸了摸自己的脑袋。

吴为说：“你走吧，我不为难你了。”

“你听我说，我不是小偷……”

“别他妈解释了，你不走是吧？那我可再补一枪了。”话音未落，宋渊就夹起尾巴往门外跑，“差点”和刚进门的陈晓撞个满怀。

吴为蹲在地上，把摔死的小孔雀鱼一个个捏起来放在掌心，然后叫陈晓打扫碎玻璃。他进到卫生间，把鱼放进马桶里冲了下去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下辈子做鸟吧。”



等收拾完残局，吴为就坐在床上陪陈晓打扑克。吴为手里还攥着一把，陈晓就剩四张了。轮到陈晓出牌的时候，她就打出一张红桃K。

吴为摇摇头说：“不要。”

陈晓又打出一张黑桃七：“你要不要？”

“不要，管不上。”

陈晓看了他一眼，从最后两张牌中拈出一张黑桃三：“这你再不要？”

“要不起。”

陈晓急了，抢过吴为手里的牌看了一眼，然后扔下说：“不玩了不玩了，没意思，你老让着我。”

“那咱俩玩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不玩了，我累着呐。”

吴为坏笑着说：“要不咱俩造个小孩吧。”

“去你大爷的，不行，我今天不舒服。”

“那算了，我爸妈也快来了，他们说想见你。”

吴为的父亲是个花匠，说通俗点就是养花的，可老头子不爱听这个词，逢人便说自己是园艺师。记得有一次吴为回到家，看到父亲正在种一盆含羞草，吴为走过去说：“您又忙上了？花匠师傅？”

“跟你小子说过多少回了，叫园艺师。”

“还不是一个意思，您分那么清楚干吗。”

“放屁，你小子懂什么，我当园艺师那会儿还没你

呢。”

每当老头子说完这句话，都会像孩子似的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。吴为知道父亲有这种习惯，所以只是笑着坐到沙发上抽烟。过不了一会儿，老头子就会坐过来说：“你知道我跟你妈是怎么认识的吗？”

“知道知道，还不是因为您是个花匠，老故事了。”

“什么叫故事，我这可是真事儿。你想想啊，在我们那个年代能自由恋爱多浪漫啊。”

“您也真行，就不能给我点新鲜的？每次故事的开头都一样，得了，我不打断您了，您接着讲。”

于是，老头子就靠在沙发上，开始讲起了下面的故事：“我那会儿在一个花圃上班，每月工资才几十块钱，可也够我花的。说来也巧，算是天公作美让我和你妈认识了。记得那天下班还没出花圃大门，突然就下起了大雨，我扔下自行车就跑进花房里避雨。嘿，你可想不到，你母亲也在里面呐。起初我还没注意，只觉得身后飘过一股香气，等我回头一看，你母亲整个一百花仙子，正站在花丛中对我笑呐，当时我就觉得头晕眼花站不住了。”

“看您说的，夸张的手法都学会了。”

“这不叫夸张，那会儿我和你岁数差不多，碰上漂亮的姑娘肯定有反应啊。”

吴为心想：老流氓。

父亲接着说：“后来我就天天盼着下雨。要是赶